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三十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行狀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

君姓林氏諱暮字丕顯福州連江縣鄭崎人鄭崎州之東南海中水環之去市郭絕遠島居之民耕且漁以生罕業儒儒名者率狹陋守尋常無超越之見君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紙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東萊呂先生爲同舍生東萊先生年最少少於君且數歲先生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之其後

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四方學者師摠衣從者數百人君聞之慨然曰吾得師矣裹糧浮海誦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君年四十有二矣先生方裒集諸儒詩春秋之說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諷玩抄錄窮日夜不少懈勞心疲精甚或眩瞽僵仆幾不可支持少定復據案誦習如初先生常曰此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焉語及當世名儒斂衽起敬而於武夷朱夫子尤拳拳不少忘後嘗一再侍函丈猶以貧且老不得朝夕見聞其鄉人有嘗從學於夫子

者雖後出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易純實事親孝友於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母夫人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愴歎以至泣下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其親而爲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

人不忍聞旣反哭曰吾朝夕侍吾親而忍一旦離之乎晝奉几筵夜宿墓下更三年如一日名其所居之廬曰著存除喪猶不忍去迺率其子弟若兄弟之子肄業焉終其身平生未嘗計資產豐約兄弟同室無間言輕財急義朋友之貧者力調之衣服囊篋恣所取至有背義忘施而復請於君者君待之如初無毫髮怨望靳惜意君家伏臘本粗足卒以是取困乏鄉人皆嗤之君曰吾有讀書教子而已貧富貴賤天也死之日家無餘財朋友善類無不爲之齋咨灑涕者

嗚呼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
樂資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又不惟
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斷喪其良
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茁之隈超然知
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
不賢於人乎哉君之曾祖蘇祖父元炳皆隱
德不仕至君始獲與薦書娶柳氏潘氏子二人
審向審尚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趙汝渙次未行
君以紹熙癸丑年正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將以
甲寅年後十月葬於金聲坑之原審向來言曰

先人之友最厚者莫如君知先人之志趣行事
最詳且實者宜亦莫如君今不幸先人歿不次
其事無以發先志示後人敢以爲請幹州角聞
君名旣冠從師於武夷金華遂獲與君爲忘年
友二十餘年之間辱君之教而於金華之日相
與爲最密故知其所以爲學者尤詳焉遂不敢
復辭而次其事之大槩如右謹狀紹熙五年九
月日江夏黃幹狀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

本貫漳州龍溪縣

曾祖補太學上舍生妣黃氏

祖彥道鄉貢進士贈朝奉郎妣安人莊氏蔡氏

父羽儀朝散郎通判衢州累贈朝議大夫妣宜人楊氏

公諱遇字子正王氏之先世有篤行鄉閭敬之以長者名其家至公之曾祖始以舍法兩魁其選朝奉公五與鄉薦雖不第以儒業顯相繼爲學者師別駕公博而文尤長於詩所留題人爭傳詠以熟公資警敏自力於學少遊鄉校挺挺

見頭角甫冠爲太學生文詞優異月書季攷數占前列未幾升上舍東萊呂先生器之以學職屈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敢犯乾道五年廷試中甲科調臨江軍教授丁別駕公憂閩俗多忌以喪歸自外者不以入其家別駕公歿于建公護喪以入殯楹間哀毀蔬食終三年無違禮再調處州教授丁宜人楊氏憂旣免喪再調蘄州教授公之三調教官也率需次五六年其不赴也又率以官期甫及而丁家禍至蘄之登第已十有七年矣一時輩行才學出

者皆已登臚仕公恬然不以動其心方間居時不遠千餘里受業於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爲己憂精思力行以求自得不務爲入口出耳釣名聲求利祿涵泳淳涵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期公矣蘄學以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爲程課寢食必於學日爲講說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之傳爲正夜漏下二十刻猶裴回學舍督諸生誦習獎勵戒飭蘄人化之衣冠濟濟若中州然旣滿秩丞相留公欲以掌故處公且囑公俟公

曰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俟是吾不才以自取辱也亟趨部注福州懷安縣丞閩帥詹公體仁鄭公僑以禮屈公寘幕府公極意裨贊事無纖鉅咸盡其心力不以名德自居也給事尤公袤祭酒李公祥皆一代名流交口薦公丞相趙公亦聞公賢且將擢用而僞學之禍興矣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長樂縣丞相陳自強侍御林采輩所居權勢熏灼鄉井騷動官吏凜凜奉承少忤意輒罪去人 公憂公介然自守持身廉謹莅事公勤諸 亦莫敢撓也搏節浮

費積緡錢數千興修大塘水利溉田十餘萬頃
歲旱而稔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公德郡以聞于
朝當路者不敢沒其實而增秩焉轉奉議郎通
判贛州公之方注邑長樂陳自強爲諫官與公
有太學同舍之舊欲薦公其滿歸也自強爲丞
相欲留公其倅贛也部使者旣以公薦屬有旨
侍從郎官薦賢諸公要人亦交以公聞時韓侂
冑顯國公毅然不少貶以求售也侂冑旣就誅
羣邪竄斥衆正登用丞相錢公始擢公爲太學
博士未數月除諸王宮教授駸駸嚮用矣適毗

陵大旱議選可爲守者以公誠心懇惻熟知閭
閻疾苦遂屬公旣至講求荒政竭官府之儲以
賑民公帑之餽遺公廚之燕犒一切停罷積金
數萬緡以資糴本捐俸金以助賑卹勸分通商
織悉具舉屏騎從出入阡陌去城四五十里間
皆躬自巡省餘擇官吏以委之無一戶一民不
被其惠者毗陵歉最甚而民無流殍公之措置
有方而勞來不倦也旣又講求毗陵致旱之由
以爲其州地勢於浙西爲最高所仰者太湖水
利往往爲勢家侵奪填塞爲田於是悉行開掘

使復其舊雖豪右無所憚時朝議欲行鐵錢於
汭江諸郡公以爲兩淮鐵錢壅滯民間重困正
以盜鑄者多今又於汭江州郡行使盜鑄之徒
必欣然動心莫若權罷止鼓鑄則鐵錢當不勞
力而流轉通行矣未幾京口果以軍情動搖爲
言始服公遠識而鐵錢之議寢矣浙東大飢廟
堂以公有毗陵救荒之功遂詔公爲提舉常平
使者入對言水潦浸淫太陽虧蝕災異相仍淮
南凶民嘯聚動以萬計京都護衛理宜嚴肅乃
有狂夫唱亂駭聞四方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不

爲深思遠慮乎必須齊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
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法令
貴乎順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斷絕斜封墨勅之
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又言常州北濱大江南
連大湖運河貫其中兩旁支港接續聯絡今皆
堙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謀取大利乃於
水面圍築成田則傍湖之水利皆廢矣若朝廷
明行禁戢爲郡守者任滿必開浚一二所則水
利流通矣公旣至留心賑濟一如毗陵時鹽課
久不登檢柅吏姦優恤亭戶鹽貨之入視昔有

加焉朝議欲行計竈買鹽之策公力爭之以爲
昔人置立鹽場定爲鹽額非不知竈之可以數
計必其顧惜亭民不欲盡其力也今必計竈或
有虧一日二日之鹽官司便以罪加之則雖黥
罪日積不可勝加非惟浮鹽難買將與額鹽併
失之矣設使官鹽充積必有獻言計口賣鹽者
則是今日之計竈買鹽乃他日計口賣鹽之原
也議遂寢公之論事發於忠誠故質實剴切如
此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 皇帝
臨軒策士公考校殿廬地禁事嚴時公年已七

卅三卷

八

十矣不敢辭得疾噤不敢告既畢事病轉劇以
六月九日終于位公性仁厚族人不能自食者
贍之葬死者之無歸貧不能嫁者具資裝而遣
焉朋友之絕者捐金以賙之蓋有長者之遺風
焉家之吉凶喪祭一以古禮斥去巫覡老佛之
陋故公之歿其子治喪悉遂公命公在蘄與諸
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名曰漢議
及其他文集悉編次藏于家公先娶安人陳氏
繼室安人沈氏皆有賢行先公卒子二人長仲
信預鄉薦亦先卒次仲誠公遺澤及焉女一人

適承務郎知福州福清縣楊士訓孫男六人女二人公歿之年十月二日葬于其州龍溪縣石獅山之原其子仲誠次公行事而以行狀屬其且曰仲誠之先君子不妄交於子獨惓惓焉其母辭惟公立言行事炳然在人耳目者既不可泯沒矣士大夫馳逐於富貴蓋有不度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焉及其析圭儋爵顯其身肥其子孫而視公家事乃漫不加意公以少年擢高科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於用也宜超躐貴顯矣乃反低回遜避若不屑就從仕四十餘年

列於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用不足盡其才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於老且死而無憾焉是非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也是可激貪警惰而厲風俗矣遂不辭而叙其事如左謹狀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本貫贛州寧都縣

曾祖京妣林氏

祖通妣嚴氏

父

從事郎靜江府司理參軍妣謝

氏楊氏

君諱興宗字光祖其先廬陵人唐末始祖士方
爲虔化令遭五季之亂因家焉紹興間改虔化
爲寧都家世業儒饒於財喜施予閭里稱之司
理公性嚴重不妄言笑監金陵稅院奉職廉勤
大爲建安忠肅劉公珙所知年踰強仕即倦遊
以致其事君其嫡長子也資稟純厚襟懷坦夷
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則剛毅有立自爲兒童不
好嬉戲儼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

卅三卷

十

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
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
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怡然兩預鄉薦不第即棄
去慶元五年該恩廷對入等調主隆興府南昌
簿南昌劇邑簿書繁冗吏緣爲姦君勾稽不倦
戶籍升降稅租登耗毫髮無遺漏牘而藏之官
民俱便歲適大侵趙公希惲持倉臺節選可囑
以荒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檢視虛實務均
其惠富民有蓋藏者勸以出粟平其價斲而牟
利者發廩而償其直飢民賴以全活趙公賢之

凡民訟歷年不決者雖旁郡外邑悉以委君有
表州分宜董氏者園池爲近鄰所占改易途徑
人莫能辨君廣諏博訪親詣其地索文券考步
畝積年之訟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黨孤弱
徙其母外邑指爲逃絕給據而佃其業經四十
年其孤訟之數載不獲伸漕帥二司交以委君
索據辨證考其業之所自出旁引鄰至及元賣
業之子孫供證得實一府稱其神明邑有豪民
窩聚逋逃流毒一鄉無敢誰何人以冤訟里正
驗實復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訟之無以自明

君造其里鄰近畏之莫敢言得十歲小兒訪問
得實解府黥之鄉民以安君嘗誦程子有言一
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
昌簿職雖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滯無慮百十數
其欲去也士民合數百列狀于部使者迷其政
績挽而留之既不獲命則送別者塞填街巷餞
于江臯者獲滿焉見者以爲先此簿職所未有
也秩滿注肇慶府節度推官君於是浩然不復
有從官之意矣君生未閱月失所恃事祖母至
孝嚴氏歿獨予田數百畝以助遊學君不以自

私悉以供歲時祭祀之用司理公晚年以舊居
近市闢室于金精谷口之陽以適餘年君以晨
昏不可遠離遂闢其旁以居司理公得疾不遠
數百里躬自請醫朝夕扶持湯藥衣不解帶事
繼母楊氏尤得其歡心居家動遵古禮冠婚喪
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
躬行踐履之學其於鄉黨無賢愚貴賤接之以
禮見人有善稱獎不容口聞人之過及以急難
告者如已隱憂凡鄰里有紛爭必先于君君以
理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已物以息訟人或

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於恕使自愧服禮
賢好士出於誠心往來寧都者以不見君爲慊
過從者館穀無虛日故田園雖豐而囊無餘貲
處之無悔也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
取後周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
友爲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菴鈍叟日處其中
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
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君晚
年方欲休致以卒所業不幸遭長子之戚未半
載而君遽得氣脇之疾雖卧疾手不釋卷故舊

見之勉以少事調息君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政自無害也未易箒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至次日中忽謂諸子孫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言終奄然而逝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善人君子之云亡後進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餘年二程子出孔孟不傳之緒得以復續然諸儒迭興講論不精易以訛舛晦菴文公朱先生講道於

武夷之下然後邪說詭論無復肆而後學有所宗師君自知學以來既有意於聖賢之事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從之遊視其說茫茫恍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授業於文公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文公嘗以純茂篤實切己致思用功正當稱之僞學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君執禮益勤厲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君星馳而弔心喪三年嗚呼若君者豈非天資之厚志學之專而又能就正於有道故其居官治家應事接物處之終

身無所悔忤如此則君之云亡豈不深可痛恨也哉君年六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于家娶謝氏有賢德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長浚之先一年卒次夢吉與鄉舉次頤之益之良之益之繼弟興邦後良之亦早夭女二人長適劉昌時次黎宗海孫四人樸棟椿榴女孫七人有文集十卷號唯菴斐藁藏于家翰於君有同門之契交遊非一日宦於江之西尤相親且相好也因其從子益之之請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請銘焉謹狀

卅三卷

十四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代梁縣丞大亮作

君姓唐氏諱堯章字煥文福州閩縣王埔人州東南際大海江水之所入有山屹然錯立於其中者五王埔據其上流視諸山爲傑出居其間多秀民去而操巨資航大海以牟什一之利者相踵也君世家焉曾大父感大父正甫父恩皆隱晦不仕尤不喜營利輕財急義聞於鄉紹興間君大父以綱運有功當補官棄不顧出藏鏹二百萬以賑貸鄉人疾革取券焚之遺命勿責償焉人皆以爲難君幼孤大父撫教尤至君承

祖父之訓不復以生業爲念賤乏已責無毫髮
靳惜意始治進士業不售即棄去視世之榮利
泊如也嘗曰讀書務明理豈必爲利祿計耶留
意經籍至老不倦歲晚眎昏諸子誦書必令高
聲曰庶我聞之而有益也聞晦菴朱先生講道
武夷語其子畢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游爾其
毋忘吾志乎既而畢獲登門授業以歸詰其所
聞竦然曰吾得聞所未聞死不憾矣繼而曰入
耳出口學者大患爾其戒之其輕利重義而篤
於問學如此故其處己應事往往有人所不能

卅三卷

十五

及者居家孝友接人樂易執親之喪三年如一
日既免喪猶不忍服華飾夫婦相敬如賓親屬
閭里遇之有恩未嘗有違言下至奴僕撫之亦
各得其意終日恂恂如不能言至其見義必爲
則斷然有所不惑也性不喜浮屠常謂學佛者
曰謂事佛爲可求福田利益耶是教人以為善
而有所利也謂能懺雪罪惡耶是導人以為惡
而有所恃也使人皆有是心則爲善不誠爲惡
不忌佛之教使然也尚何足學哉識者以為知
言娶陳氏先君五年而逝治喪不用浮屠鄉人

皆異之君不爲少變爲文以示諸子大略以古
人治喪自有常典羌胡之教不足爲法吾百歲
後汝曹謹毋爲邪說所惑以背吾言故君之歿
也諸子得以不敢徇俗者君之教也自佛之說
入中國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雖豪傑之士有不
能自解免者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其故閩中
塔廟之盛甲於天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
列之正寢朝夕事之惟謹髡其首而散於他州
者閩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是君乃獨能不爲所
惑非其義利之素明問學之素講其安能若是

耶若君者可謂勇於義而篤於自信者矣君以
慶元戊午正月晦日歿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三
人畢暉習女四人長許適歐公旦次蚤亡餘未
笄孫男一人復孫女一人先是君爲母潘氏築
墳於九龍山之原曰吾生事之未足死當祔之
朝夕必往省焉至其衰病猶扶杖以往忽自歎
曰吾老矣登陟良苦孰若蚤從吾母遊地下乎
諸孤從其治命將以四月二十九日葬于潘氏
塋之東偏而記其平生言行以求狀於余余於
畢有舊好辱聞君之行爲最詳哀其請而不得

辭也故爲之類次其大略于右謹狀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

君諱植字立之姓潘氏九世祖諱事王氏爲
銀青光祿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閩家于福州懷
安縣之水南世業儒至君之考諱滋始貢名禮
部紹興初習淳質中原衣冠多南徙吾鄉之儒
學彬彬焉其以文詞行義爲學者宗師則若李
若林其傑然者也二先生之學以孝弟忠信窮
經博古爲主及門之士亦往往渾厚質實志尚
脩潔若貢士則又其徒之傑然者也貢士於學

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
之游後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武夷有非他師所
能及者遂慨然屬其子往師事之君遂與其弟
柄不遠千里而往拜焉君少穎悟讀書不數過
輒成誦衆皆謂宜以童子應試者貢士曰躁進
速成非教也少長爲文操筆立就然未嘗效世
俗剽剥綴緝曰韓與蘇吾所法也於二氏之文
關鍵脈絡沉潛諷味故其爲文語意雄健遊鄉
校流輩推先焉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
千年反復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

貫穿出入如指諸掌談論亶亶率嘗屈其坐人
方以世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君之天資學識
於科目可俯拾乃與其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
厲志前脩回視故習若將浼已儕輩至有高談
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智識日進聞見日
廣尤以務實爲己爲本由是師友交稱之退而
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礪浸灌暇則徜徉林壑
間以觴詠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生平慷慨
有大志不能規規較錐刀事生產襟度坦夷無
畦畛於親友之誼尤篤每見必連留竟日情意

懇款殺饌之費不計家之有無喜施予賙人之
急雖斥家人簪珥以振之略無秋毫顧惜意鄉
閭有事訟者輒詣君求決君爲之平曲直以義
理開譬各釋其所爭而去親戚急難奮身以援
之利害有所不計雖罹困辱不以爲悔急於救
世亦有知其不可而爲之者雖未免賢智之過
然以世俗滔滔橫目自營者視之是可謂之
賢乎使君而見用於世其事業當有卓然可觀
者而困頓疾病卒賫其志以歿所以施於家信
於友行於鄉閭者僅若此豈非命夫君疾病累

年至其屬纊之夕與其弟訣若未嘗病者亦可謂達於死生之變矣死之日親朋間里無不爲之洒涕亦君之誼有以感於人也夫君享年五十有九以

終于正寢娶氏

先卒子一人大圭業進士女一人適進士倪涑孫孫女一人以踰月之制

葬于

之原禮也榦之兄弟嘗受教於貢士公於君之兄弟交遊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學同師今又締姻於君家則述君之行其何辭謹撫其梗槩以誌來者

三十三

三十三卷

一九

太恭人李氏行狀

太恭人姓李氏諱洞安其先李唐之裔五季之亂有徙居興化莆田者郡稱甲族曾祖宗頌贈通奉大夫祖持正左朝請大夫知潮州崇觀間與曾叔祖諱宗師同遊辟雍名振當世號大李小李其後宗師延對爲第二人朝請公繼亦擢第父尹仲迪功郎廣南提舶司幹官母宋氏禮部侍郎棊之女太恭人端重靜淑一語笑不妄發父母愛之旣長相攸爲朝散郎知高州贈朝議大夫趙君諱公賓之配孝敬慈順以賢婦稱

朝議公歷仕四十年居官廉謹不殖貨利所至可紀者亦內助有力焉朝議公終于高州太恭人挾護以歸艱險萬狀既達寓里囊無餘貲聚指數百惟以勤儉教子爲急每謂諸孤曰汝輩年漸長宜各勉學使吾及見汝輩成立他日見汝父於地下則無憾矣間關貧困餘三十年至其晚歲長子抱孫聯翩科第太恭人自處冲澹日課佛書自言吾生平未嘗萌一惡念喜施予不問有無諸子欲奉版輿便榮養不願也由是諸子各擇邇地以仕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三十三卷

二

七日晨興忽呼諸子孫而告之曰吾昨夕夢朝議公在前言如平生數將止此乎命辦衣衾且湯沐家人以太恭人體力康強何遽至是或竊悲泣復視之曰不可徒亂人意言訖而逝享年十有初以朝議公再封安人復以男彦候彦倪兩遇明煙加封太恭人男十三人存者九人彦候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彦假從事郎邵武軍判官彦倪奉議郎知南劍州尤溪縣彦優中國子監舉彦仞從政郎興化軍興化縣令彦仵修職郎廣州南海縣東尉彦偃彦

偶彥傑並累中監舉女九人存者四人適進士
林炳蔡幼度國學進士林應辰進士陳雲孫孫
男十五人瓔夫修職郎潮州潮陽縣主簿瓚夫
綰夫並三中監舉旺夫習進士業尊夫紱夫並
中監舉瓏夫統夫盤夫縵夫暉夫嵩夫興夫尚
童幼孫女十九人適進士蔡應孫錢琳鄭元父
迪功郎前汀州清流縣主簿杜功綽進士林天
祐陳學文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時淦不惟衣冠
之盛萃於一門而樂善循理人無間言者賢母
義方之訓也詩人以麟趾信厚爲關雎賢淑之
應其信然耶天族天所莪也一室之內母子兄
弟無一念而非天也則如天之福豈自外而至
哉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候官縣保慶寺上鳩
山之原從朝議公之兆也前期彥候掇其世系
行實俾翰述之翰家世城東後徙而南未嘗不
東首者以丘墓之寄於東也丘墓之感又未嘗
不痛心疾首焉則於其鄰之賢者安得不欣然
慕之今乃知其爲賢母之教也旣以自悲又悲
夫人之不可復見遂述其事以誌來者謹狀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周卿字少望林氏爲閩大姓孝友之風著自古昔散而處者亦多聞人公之先占籍福州之江南五世矣江南爲州之中土其俗質實渾厚故公之家世皆以篤行厚德稱於閭里公敏悟端重色溫氣和襟懷坦夷與物無競少從合沙先生鄭公少梅學通易大旨所交遊皆世名勝及壯失所怙事母馮氏年八表公鬚髮皓白怡愉戀慕有嬰兒之狀處兄弟友愛常恐傷其意貲產厚薄一不經念悉推祖父遺業奉其兄鄉閭有同氣爭產不平者必舉公盛德

世三卷

廿一

以爲訓仲兄蚤世撫其孤女使有所歸宗族單微婢獨不能立死喪嫁娶不能舉者極力調之無倦色其居家未嘗厲聲怒容居鄉未嘗後人先已趨人之急如己隱憂聞人之善若自己出以是服公之仁慕公之義者內外老稚無間言公自少遊場屋已蘄然見頭角人固蘄公以大其家矣已而蹭蹬不遂公處之恬然安貧守義擇師教子之外無他念公之子司業君垌遂入太學連中有司竟以舍選魁多士出縮郡絃入儀天朝斑衣爛綵極其孝養公亦未嘗少易平

素遇貴賤必與之握手劇談無復畦畛語及桑梓則動心墮淚不知宦遊之樂也會兩學與京尹競司業君謂待士宜以禮力爭去國兩學諸生扣相府門乞留者數百人公以得歸為幸趣家人指日就道既歸即所居之旁鑿池築室樓以儲書亭以宴客草木成陰風日晴燠親賓畢集醜酒高會年幾九十視聽步履不減少壯飲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忽晨興命家人取瓜果杯勺羅列庭下公起攝衣焚香酌酒以告曰某年八十有三

六天地莊護之力也生平心事毫髮不敢欺請酌此而逝又呼兒孫下逮僕隸飲以辯曰人生如寄吾年至此尚復何望此心無累可行即行今與汝曹酌此而別越三日疾有瘳家人問安否公笑曰清明即行至晚命浴索酒一飲整襟正寢而逝嘉定庚辰六月十九日也其達於窮通死生之變如此則公之處於家於鄉者又不足以及盡公之蘊也公寬厚博大人也豈若是淺丈夫然哉利害未毛髮許兄弟骨肉反自如仇讎榮辱得喪之際小不如意則戚然若不可以

生者一旦意得志滿則前恭後倨視故交如路人於公得無愧乎公教其子以書生起家名聲震當世立朝挺挺有風節不可謂無所自以子恩封至通直郎娶陳氏追封安人先三十二年卒子一人司業君也孫男三人昌嗣昌壽昌敬昌壽國學生餘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國學生陳嘉謨次迪功郎前潭州湘潭縣主簿陳興龍次勅賜同進士出身魏復亨次進士黃輓次尚幼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移風鄉龍灣之原從先兆也幹於公爲後輩獨嘗拜識公於三十年之前既與司業君爲筆硯交後復託姻婭之好於公行事知之審矣司業君以述公之行見屬不容辭謹掇其梗槩以誌來者謹狀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緯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

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
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爲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
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义
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
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
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
屬鄰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爲之委曲剖析納
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
少力學自奮爲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爲浮靡
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竒之擢之前

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
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歛爲己慨然以
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爲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
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
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
之原年事旣高若不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
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
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
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
講習君天資旣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

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墮淚爲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旣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翰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旣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孚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太安人林氏行狀

安人姓林氏其先自莆徙福州爲長樂縣新溪人嘉祐中有諱端復休復者兄弟相繼擢第爲郎自是族益大業儒益衆夫人之曾祖祖皆以學行爲里閭推敬考諱中紹興戊午進士第四人累官至奉議郎夫人端重警敏誦書一覽不忘語孟諸經悉通大義少從羣兒聚家塾奉議命題使屬對曰亞夫爲將屯軍細柳之營衆閣筆未能下安人忽從旁代曰召伯治民聽訟甘棠之舍聞者異之歸任氏爲中奉大夫

大三四六

卅三卷

七七

太常少卿諱文薦之婦奉議郎知瑞金縣諱道宗之配事舅姑以孝謹稱夫婦如賓相勉以正少卿嘗以公勤廉和戒其子夫人每諷道之曰此家訓謹勿忘少卿捐館舍甫卒哭知縣哀毀繼歿夫人年二十有八生計蕭然子女七人俱在齟齬內外親屬有不堪其憂者安人毅然自守莫敢奪其志執夫之喪哀戚備極旣免喪不御華飾族黨游觀無所預閑家有則內外肅然自奉簡約食喜蔬素登堂奉姑必具甘旨冬裘夏絺縫紉補拆先期而辦家之用度刻苦搏節

享祀問遺與教子束脩悉從其厚親戚急難倒
篋以周之忘其家之貧也晨興諸子就學莫歸
使環几而坐孤燈夜績課以誦讀率漏下三十
刻乃寐風雨寒暑不渝句讀訛謬爲之釐正卷
帙爛脫爲之補綴旦旦而誨之必曰汝家多難
生理素薄汝輩勉自植立勿忝乃祖則吾雖勞
無憾迨其入仕也猶力以先訓勉之聞士夫之
廉勤者輒悚然曰君子哉汝輩能若吾願
足矣晚年諸孫皆既就傳尚諄諄誨督不忘其
初安人持身處家既盡其道而義方之訓施於
子孫者尤切故其諸子皆能以少年聯翩學校
接踵世科娣姒相勉飭亦皆以不教子爲恥感
發奮厲而少卿之子數人其諸孫皆無白丁者
實安人啓之邦人稱願之曰盛哉有子如此嗟
乃母之教也所以望其子者亦恨不得與諸任
齒而安人未嘗以科目爲已足也猶責之以廉
勤謹恪使必能繼少卿之業而後已蓋其少長
習聞兩家儒學之素而天資之高又有以知人
道之所當先而不可緩也世之慈子嗜利忽詩
禮而事驕逸卒以敗其家者多矣以一婦人乃

能於艱棘之中勉其子以有立而少卿之明日
昌而大是不謂之賢乎哉嘉定乙亥明禋安人
以子官封太安人享年七十有四己卯七月

日以疾終于適寢將易箚神色不亂子男六人

長■早夭次惟明國學進士次一鶚鄉貢擢

第今為朝散郎知建昌軍次一鳴國學待省次

騰國學生■年而■次一龍由國學與其兄一

鶚為同年進士今為奉議郎前知江州彭澤縣

女一人適建寧府司理王榕孫男七人俊老椿

老泗老濟僧澤僧松老女八人適進士潘公植

音字

卅三卷

卅九

周誠餘在室以■年■月■日附葬于懷

安縣杜塢山之原惟明以安人之行不可無述

也率其諸弟而屬筆於翰惟昔先君御史於少

卿為道義之交於少卿族弟為姻婭之好翰也

遊知縣父子間聞安人淑德懿範者非一日雖

衰晚不文不敢辭謹撫其遺事可傳於世者如

右謹狀

